



青春
经典

矛盾



1247.5/2307

青春经典系列

矛 盾 佳 偶



10396796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张仪贞



青春经典系列

矛 盾 佳 偶

(台湾)金 萱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• ISBN7-80605-361-1/I · 309

定价: 9.80 元

台湾

金

萱

♥

落日的余晖洒满了窄长的巷道。

巷底的木屋前有一位妇人不断地徘徊。

屋内传来一对男女的声音。

“表哥！休学的事你不再考虑吗？”雷子莹问。

…“我已经考虑过了！”杨文峰说。

“你不觉得可惜吗？”

“这也是没办法！家里的一大笔债务总是要偿还的。”

杨文峰无精打采地说。

“姑丈也真是的，好好的一个家被他搞成这个样子。”

雷子莹抱怨地说。

“爸爸始终摆脱不了心中的那块阴影，整天借酒消愁！”

忧愁爬满了杨文峰的脸。

“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唉！要你放弃学业实在太不公平。况且就快毕业了，”雷子莹抱怨着。

“休学是我自己决定的，不怪爸爸的。家里也真的需要我去赚钱呀！”他说。

“不管怎样说，姑丈就是不能整天喝酒，到处赊账呀！一大笔债要你来还，太残忍了。”雷子莹真的是打心里不



平。

“……”杨文峰默而不语。

“我就看不惯他待你的样子，不高兴就打，我相信天底下的父亲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。”文峰听了她的话万般的无奈、万般的感慨。在环境的逼下，他又能如何呢？如果不走这一遭，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伤感的事了。

“——”子莹想说些企么，泪水却哽在喉咙里。

“——”杨文峰不愿再回忆过去了。

“喂！在想什么？看你们两个含情脉脉，还真像一对情侣嘛！”陈玮何时站在门前，子莹和文峰并未觉察出来。

“陈玮！别开玩笑行不行？”子莹横他一眼。

“真抱歉！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你们了。”陈玮故作赔罪状。

“坐呀，去看电影吧？”杨文峰问。

“嗯！要不要一道去？”他问。

“不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做呢！”看电影，文峰那有心情呢？

“唉！把心放宽点，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你不会永远这样的。”

“你们聊聊吧！我回房了。”

说完，文峰就往房里走。

“表哥！我帮得上忙吗？”子莹喊住他。

杨文峰没有回答，只是摇摇头的苦笑着，头也没回地走进房。

“让他安静吧！”陈玮拍拍她的肩。



“他太可怜了。”子莹喃喃地说。

“子莹！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或许创建选择的是对的！”

“嗯！”她也同意地点点头。

“他一直很坚强的。”

“唉！我帮不上一点忙，真惭愧！”

“这种事任何人都帮不上忙的。”

“除非姑丈能回心转意！”

“恐怕很难喔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该走了吧！要不然又要站岗了。”

“还说呢！要不是你拖拖拉拉的，把时间都给拖失了，我们也不会被逐于门外。”一提起上回的臭事，子莹就一肚子气。

“别翻旧帐了！快走吧！”

“是得快走，明天还要考国文呢！”

“哈！问题学生，考试还敢看电影，最要不得的是和男朋友一起看。”陈玮打趣地睨了她一眼。

“得了吧！少臭美了，男朋友哪！连边都没沾上。”

“瞧你把我说得一文不值的，真不够格当你男朋友”

“目前是的！”她偷偷地瞄了他一眼。

“看情形！我是努力不够，还得再充实充实罗！”他类似无奈地摊手耸肩。

“充实什么？”她既疑惑又好奇地问。

陈玮没回答，只是神秘地笑着。

矛盾佳偶



“快说嘛！”

望了望子莹，陈玮又来个神秘的微笑，才慢慢地吐出几个字眼。

“男——性——魅——力。”

“唉呀！我的天！”子莹敲敲前额，一付甚为惊奇的样子。

这么一路抬杠，戏院就在眼前。看样子这场戏可真不容易看，大排长龙都是等着购票的戏迷，要想看这场戏还得费点心思不可。

挤呀！推的，好不容易才买了两张票。进了戏院，从头到尾，子莹没有正眼瞧那萤幕一眼，捧着一大包瓜子，啃呀啃的，随着视线的转移，所看的也就不同了。萤幕上打打杀杀的，子莹根本就无心观赏，醚这只是凑凑热闹、解解闷、偷偷闲罢了。女孩子是最不喜欢看这种打杀镜头的，虽带有娱乐性，但是也不被喜欢的。尤其是对子莹而言，她宁哥替剧中人掉眼泪，也不愿心惊胆跳地跟着大伙乱叫。每次提议看文艺片，陈玮总是推三阻四，说什么哭哭啼啼的有碍健全心智，一大堆谬论全搬了出来。不过坐在这也不错，不同的脸孔、不同的表情，有的似笑非笑；眉的似哭非哭；有的咬牙切齿，好像和别人结了多大的仇恨似的；也有的皮笑肉不笑；更绝的是那些肉笑皮不笑的，总之，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一堂，真的妙不可言。也是她唯一耐得住戏院里嘈杂声的主要原因。她的眼睛盯着每个人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动作在她的视线内遗漏。眼珠子就这么转呀转的，好还容易才散场，手里的那包瓜子早就啃

矛盾
佳偶



台湾·金萱



完了，站起身拍拍裙子，只见陈玮嘴里喃喃自语，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因此子莹也就没理会他了。

走在静静的行人道上，星星伴着月亮，踩着一路的光莹，子莹觉得好舒服喔！几乎忘了明天还要考试呢！

台湾 “子莹！你觉得今天这部片子怎样？”陈玮打破了沉默。

“不怎么样！倒是今天的夜色不错。”子莹那晓得是什么片子？什么剧情呀？从头到尾，她根本就没瞄上一眼，两金三句糊过去就算了。

萱 “我觉得这部片子实在不错，你一定是没仔细看，要不然……”

“要不然我一定会赞同你的看法，是不是？”子莹打岔地斜了他一眼，幸亏她没有看，要不然陈玮又要自编、自导、自演了。

“嗯！你挺了解我的嘛！”陈玮满意地笑了一笑。

“那种片子只适合你们男孩子的胃口，不是低级话，就是打打杀杀的，眼睛也不累呀！我看那天就请你当我的保镖好了。”

“随时领教！”他咧了咧嘴，“总比那哭哭啼啼的好多了。”

“哼！别言之过早，说不定那天你也迷文艺片迷得走火入魔的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！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对那种片子我一向是不感兴趣的。”陈玮一副不可能的神情否定了子莹的话。

矛盾佳偶



“等着瞧吧！”子莹用那挑战性的口语，看了看他。

“咱们就等着瞧吧！”陈玮一脸稳操胜算的得意表情，“明天还得考试，快回去吧！”

“噢——我差点忘了，明天考国文呢！”

这一路上两人又是沉默的，各有心思。

子莹想一回家得赶快抱紧书本猛 K，要是明天考不好，那就惨了。老师挺会整人的，他一定会使出绝活的，太空椅(半蹲)并不舒服。想想国文有什么好考的，国家的语言从小早该会了，偏不巧又是自己最头大的一科，光是论语就让她吃不消，还说别的呢！

“林大小！”到家了，我看你都想得连家都忘了在哪！”

“明儿见！”子莹匆匆一言，抛下陈玮进屋里去了。

夜半，大家早已进入了梦乡了，只有子莹房里的灯还亮着。

“真头大！要命的国文什么“配朽木不可雕也”可以烧火就行了，还雕什么雕。”子莹嘟着嘴，埋怨的自言自语，一会坐在，一会躺在床上，一会俯在桌上，一会又站起身来踱步，一会又……唉！花样可真多呀！看了整夜的印刷字，就是塞不进脑袋里，算了，睡觉吧！明天再说吧！



远远的，陈玮和林子莹并肩走着过来。

“什么事让你不顺心啦！别老是把眉头皱得那么紧，行不行？”陈玮试着打破沉默。

台湾·金萱



“也没什么，只是晚餐多添了一道菜罢了。”子莹无精打采地回答。

“多添了卤蛋吧！”陈玮苦笑着，“不会那么糟的。”

平仄“谁说不会。考默写呀！写了两个字，漏了五个字，结果前前后后凑不出一个句子来。”子莹把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台湾“今天是怎么啦！平常你不会在乎一次小考的成绩的，这不像你！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金萱“你不晓得，老师太过份了，当着同学的面，竟然罚我……”算了！不说也罢！要不然陈玮又要笑她了。

矛盾“罚你什么？”
“也没什么！不过有时候他对我太好了，心中难免也是有点愧疚的。”

“愧疚？从何说起呢？”陈玮困惑地望着她。

佳偶“该说是老师的恩泽吧！”那半似讥讽的言语，“也可以说仅有一次我考不好而被他说过，如果他能说说，我或许会好过些，但是他偏偏一句话也不哼，对我还特别耐心，有时还仅仅因为我的一个摇头，整节谈论的就仅是那个我不懂的问题。”

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“好个头呀！班上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，好像我是低能儿似的。”雷子莹怪委屈地把嘴唇得高高的。

“不用功，怪谁？”陈玮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。
“人已经够难过的了，你还在那说风凉话。”
“事实如此，不容狡辩。你就是太好玩了，把心都给玩

矛
盾
佳
偶



散了。这样吧，子莹，让我来替你补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假得了吗？”

“哇塞——太棒了，我有个小老师！”子莹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，“不过那得给你添许多麻烦了。要不，还是请我表哥帮我补习好了。”

“文峰现在忙得很，那有时间理你，你就别去烦他了。”

“哼！你少神气，洋洋自得的表情不适合你。”

“表情也须适合某些人吗？”

“那当然罗！而且还是门很大的学问呢！这你就得请教我罗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！”子莹得意地点点头。

“哈！那我懂了，现在你脸上的表情最适合你了。”

“什么表情？”

“一副哈巴狗样！”陈玮存心开她玩笑。

“好啊！你竟敢说我是哈巴狗，看我饶不饶你。”子莹气得拿起书包做出要打陈玮的样子，可陈玮已经跑远了，子莹当然是在后面紧追不舍罗！

一路的追赶，子莹也累得可以了，索性的坐在行人道旁的石椅上，双手托着脸腮仿佛在想些企么。望着天空飞翔的鸟儿，天色渐渐的暗了，微微的红晕布满凶天际，梦幻般的美丽。前面的陈玮发现子莹并没有在身后追赶，于是就停下脚步，回身一看，远远的，有个女孩子坐在道的



石椅上，若有遐思的样子，不用猜，那一定是子莹。心想她可能是跑累了，偷偷一笑，便回转身走了过去，子莹已起身直向他了。低着头中踢着步子，沉默得令陈玮怀疑。

“又怎样啦？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是不是又有事让你不顺心了？不审想到谁惹了你？”陈玮百般的猜测。

“……”子莹没回答，只是低着头走着。

“还在为晚餐的那道菜伤心？难过？”

“……”还是没有回答。

“说出来嘛！闷在心里多难过呀！”陈玮还不放松地追根究底。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……只是……只是相到表哥罢了。”

“唉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？原来是为了这个，去看看他不就得了，你们女孩子的脾气可真像天气，忽冷饭热的，你们常常一句也不吭的，突然把脸一沉，让人替你担心吗？”陈玮带点责怪的语气。

“我——”

“我——我不客观存在为你那不对劲了，替你捏了一把冷汗。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是有意的。”子莹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。

“走吧！既然想他就去找他吧！我也相和他聊聊。”

陈玮拉着子莹的手，径自走向文峰家。

华灯初上。窄窄的巷道里也有几处灯火，巷底的石侧是座陈旧的木屋，简陋的庭院有几颗老榕树，屋内的陈设简单，而又显得空洞。寂静伴着杨文峰，桌上的饭菜都凉

矛盾佳偶



闻，但并没有人去动它。这个家似乎欠缺了什么；是一份和谐的气氛？还是一片温馨？还是杨文峰所希望得到的那份爱？——

大门被打开了，进来的是杨文峰的父亲——杨哲，一个妻子离去成天沉溺在酒意里的醉鬼，一身的酒味，摇晃手中的空酒瓶，颠颠倒倒的走进屋来，杨文峰走过去扶持父亲。

“等什么？自己不会先吃吗？”杨哲推开文峰，摇摇晃晃地想走进房。

“爸！该吃饭了。”杨文峰又跑去找父亲。

“吃什么？有酒就好了，还吃什么？”

“爸！喝酒不好，喝多了会伤身的，你就少喝点，好吗？”

“少喝点？笑话！你才老子要是没有酒我能活到现在吗？你老子的事少！”

“爸！这是慢性自杀，你还年轻，为什么要借酒来麻醉自己？”

“年轻——哈——哈——”杨哲冷笑着甩开文峰的扶持，“要是我年轻，你妈就不会抛下我们跟别人跑了。”

“爸——”

“你恨你母亲吗？”

“——”

“说呀！你恨她吗？”

“爸——她毕竟是我的母亲，纵使我有千万个理由恨她，我也不能恨她的。”文峰寒心地看着父亲。

矛
盾
佳
偶

♥
台
湾
·
金
萱

♥



台
湾
·
金
萱

矛盾佳偶

“哼！你还当她是母亲那贱人根本就不配，她尽到了做母亲做妻子的责任吗？水性杨花，爱慕虚荣的贱人，她不配，她永远也不配——”杨哲类似痴狂地扯着头发。

“爸——别提了——别提了——忘了她吧！”文峰不愿再听下去。

“忘得了吗？她就为了那秘个臭钱，抛弃了生活多年的丈夫、儿子。狠呀——她还有没有良心——到底还有没有良心。”杨哲紧紧地抓住文峰的双臂拼命的摇晃。

“爸——你冷静点吧，当初也是你逼走她的，要不是你经常打她、骂她，妈是不会离开我们的。”杨文峰对父亲的言语感到耻辱。

“那是因为生间失败，表不好情绪低落，就算当时我真的不对，她也不能背着我偷食，更不该在我最失意、最落魄的时候离开我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无法给妈生活上的保障，她觉得生活不安全，成天焦心忧虑的度日，精神的上虐待，物质的缺乏……”

“好了——你懂，你什么都懂，长大了书读多，翅膀也硬了，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？你敢教训你老子，有点才气就高高在上了，你老子丢你的脸？你妈更丢你的脸。既然那么护着她，当初为什么不跟着她走，留下来干什么，看你老子笑话？”

“爸——我尊重你，因为你是我的长辈，我的父亲，不管以前如何，以后如何，你还是我的父亲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”文峰强忍着泪水，“有妈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”



“算了！少来安慰我，你心理想什么我会不知道，还不是希望我早点死，免得累，拖了你一身债，你根本就不必替我偿还，不必可怜个不值得可怜的老头，窝在这只是毁灭你的前途，你大可离开我，我不会向你要一分一毛的。一个老头就算在街上行乞，也不会饿死的。”

“爸——”文峰抑止不住眼泪，只得让泪水泛滥，“我是你的儿子呀！我有义务、有责任奉养你，我不会让我的父亲在街上行乞要饭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就算日子再苦再潦倒，我还是会跟着你的，我会永远伴着你，爸——请你相信我。

“文峰，不是爸爸堕落，我何尝不想做个有勇气有毅力的父亲，只是你妈她太无情了，她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她吃不了苦。我穷，穷得连妻子都没有……”杨哲激动地捶打胸膛。

“爸——”文峰拉着父亲的手，“你并不穷，你还有我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他会使你再度富有的。”

“富有？那是多么遥远，或许在另个世界里，我将是富有的。”

“这并不远，我会努力的，真的会让你富有的。”

“文峰——”杨哲想说什么，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。

“看看谁来？”

“噢！”文峰擦干眼泪，走向门。

“表哥！是我们啦！”开门后，出现的是子莹和陈玮。

“子莹想你，所以就和她来了。”陈玮说。

矛盾
佳偶



台
湾
·
金
萱矛盾
佳偶

“进来坐吧！”

陈玮和她随着文峰身后走进厅里，一进厅门，可把子莹吓了一跳，杨哲坐在那，子莹拉拉文峰的袖子，伸了伸舌头说：

“他在家呀？”

“嗯！”文峰点点头。

“那我改天再来好了。”子莹看看杨哲，心想刚才一定又发脾气了。

看了看陈玮，又看了看文峰，还是回去好了。

杨文峰把她拉住了，示意要她进去。

“刚才是不是又发脾气了？”子莹简直是明知故问。

“嗯！”

“没关系进来吧！”

子莹鼓起了勇气，踏进了屋内，本想打个招呼，杨哲已经走进房里，这下子莹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又喝酒啦”

“——”文峰没有回答。

“又被骂啦？”子莹再问。

“——没有——只是谈起妈的事！”

“他还想念姑妈？”

“不！没有一点想念的成份存在，在他心里除了怨恨外，不审怨恨，根本找不出任何慈爱，那天性的关怀也随着消失了。”文峰的心中着实苦恼，在这个死寂的家庭里，是永远无法得到欢乐的。

“事情已隔了两年，他的心情应该平静些的。”这回陈

陈玮开口了。

“除了与日俱增外，爸永远忘不了的。”

“表哥！别再想他了，我想再困苦，再无奈，不审得争口气活着，有那么一天，姑丈会回心转意的。”

“会吗？”文峰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子莹。

“会的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
“很久是不是？”

“——”子莹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，“——不会很久的

——”

“——文峰沉默一会又说，“是不会很久的，”自嘲地冷笑着。

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

子莹摇摇头。

“你不提我倒忘了，重要的民生问题还没解决呢！”陈玮抢着说。

“那就一起用吧！”

“谢啦！”子莹早就坐在饭桌前了。

“文峰，今天你又可多添一道菜了，是子莹的拿手好菜喔！她请客的。”陈玮有意臭子莹。

“我连厨房都没有进过，那会烧菜？”

“嗯！你也真健忘，今天从学校带回来的那份蛋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分享呢？”

“你……”子莹这下明白了，原来陈玮故意臭她的。

“哈……是应该分享的。”文峰笑着说。

和乐的气氛溢满了整个小屋，刚才的那份不悦，似乎

